

邓晓芒作品 · 句读系列

上 康德
卷 《实践理性批判》句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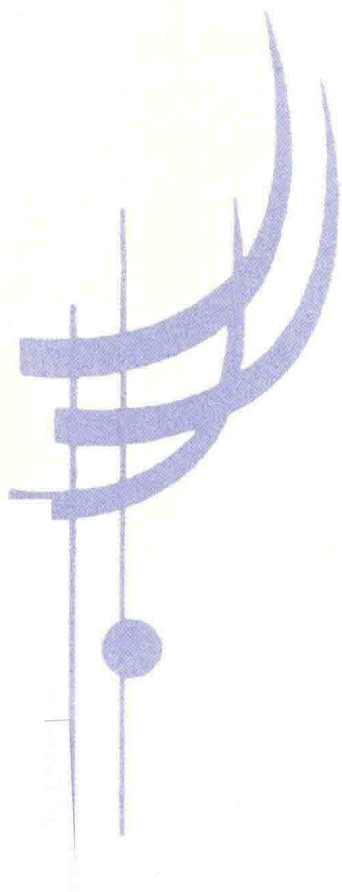
邓晓芒 著

 人民大学出版社

邓晓芒作品 · 句读系列

上 卷 康德
《实践理性批判》句读

邓晓芒 著



人民出版社

策划编辑：张伟珍
责任编辑：张伟珍
封面设计：吴燕妮
版式设计：马月生 孙姗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康德《实践理性批判》句读 / 邓晓芒 著. —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9.5
ISBN 978-7-01-019662-6

I. ①康… II. ①邓… III. ①德国古典哲学 ②无神论 IV. ①B516.31
②B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 187395 号

康德《实践理性批判》句读

KANGDE SHIJIAN LIXING PIPAN JUDU

邓晓芒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（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）

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：120.5

字数：1672 千字

ISBN 978-7-01-019662-6 定价：420.00 元（三卷）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（010）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，如有印制质量问题，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（010）65250042

本书系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
——德国古典哲学与德意志文化深度研究
(批准号12&ZD126)

句读绪论

我们今天开始本学期的德国古典哲学原著选读。这个课原来是分成两个课：一个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原著选读，再一个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专题。但是多年以来，我们这两门课其实就是讲的一个内容，就是读康德的原著。前面一段时间，我们读了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主要是用我们的《康德三大批判精粹》这个选本，其中有二十来万字是从《纯粹理性批判》里面选的，我们就读了这二十来万字，一句一句地读了，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分量。我们从2000年就开始读，一直到去年^①，才把这一部分基本上读完。这二十万字读了有七年，十四个学期，整理出来的录音资料大概有两百万字，最近可能要把它出成一套书，两百万字起码得要有三大本。^②那么，接下来这一部分呢，就是《实践理性批判》。我们今天这个课，就是要准备读《实践理性批判》。这个课按照学校里面的安排，现在已经压缩为一门课了，但是实际上每个星期都开，而且按照课表上的安排呢，这门课每周只有两个学时，但是七年以来，我们这门课实际上每周都是3—4个学时，就是整整一个上午或者整整一个下午，三个多小时，要算学时的话呢，应当算到四个学时。所以要来听这门课，就学分上来说是很划不来的，你听了四个学时，应该得四个学分，结果只得了两个学

① 指2006年。

② 《康德〈纯粹理性批判〉句读》(上、下)已由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。

分。但是我们在座的都是舍得这个本钱的，花这个时间来听。所以我们也不必计较到底得多少学分。主要是到这里来，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原著，我们要进入一种氛围，训练一种解读的方法。

那么我首先跟大家把这个解读的方法大致介绍一下。以往我们每学期开学的时候呢，都要跟大家讲一讲。虽然七年以来每学期的听众都在变，我们一个学期只能读那么二十多页，所以有的研究生呢，坚持得好的，可能听了三个学期，或者顶多四个学期，一直听下来了。大部分人是听了一个学期，或者是听了半个学期，因为其他的学习任务紧张，也就没来听了。但没来听也不要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课的学习方法跟其他的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。当然是讨论课，这个跟其他讨论课没有什么区别，但是我们这个讨论课按照原文一句一句地读呢，是不讲究进度的。不是说我今天读了多少，是不是还有多少没有赶在这个期间完成。我们这个课没有进度，读到哪里算哪里，要读懂为止。康德的哲学，康德的书，很大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。就是说你要去读他的原著，要读懂那很难很难。所以很多同学就想到是不是能找一些参考资料，当然可以。可以找到很多的参考资料，包括西方哲学史，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的断代史，包括康德哲学的专题讨论、专题研究的著作，外文的、中文的，那可以说是汗牛充栋，就是读中文的你都不一定读得过来。一百年以来，我们中国人在康德在哲学方面跟其他的哲学家相比，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、黑格尔哲学以外，——黑格尔哲学现在也不算读得很多的了，——中国人现在读康德的东西是读得最多的，研究得也最多，出的文章和著作也是最多的。但是你读来读去呢，你会发现有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几乎所有的介绍康德哲学的东西，都是泛泛而谈的，都是从大体上说的。比如说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二元论呐，不可知论呐，然后他的认识论和道德、实践理性和思辨理性之间的关系呀，第三批判的地位呀，等等，这样一些众所周知的、已成定论的东西介绍给你。当然你读了以后，也不是说没有帮助，你可以对康德哲学形成大体的一个概念的框架。但是往往有这种情况，

就是你读了一大圈，最后你拿到康德的书来读的时候，不管是中文本、英文本还是德文本，你最后都读不了。就是说，康德在这个地方、这句话讲的什么意思啊？你读了那么多康德，有的读到了博士，那么我从康德的书里拿一句话来问问你，他这句话讲的什么意思，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呢？解释不出来。如果离开了这些工具，离开了这些手段，我直接去读康德的原著，我们就会发现寸步难行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

这就说明，我们在读那些辅导教材的时候，读那些资料的时候，我们缺乏一种直接面对原文的训练。就是说，直接面对原文，直接面对至少是汉语原文。我们不说读德文原文，或者我们读英文的也可以，我们直接面对原文，我们能不能把他原文的这一句话的意思解释出来，读懂。很多年轻人在自学的时候读康德哲学，说我已经读了三遍了，我已经读了四遍了，但是你问他读懂了没有，他还是不懂。这个不懂表现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大体上我都能说得出来，人家能说的，我也能说，也记得住，大家说康德是不可知论者，他的物自体的思想，他的现象界，他的人为自然界立法，他的道德自律，我都能讲出一套。但是你不要跟我讲这些，我拿出一句话来问问你，康德在这一句话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？你在直接面对他的时候，你就讲不出来了，你就只能讲大概是那个意思。我不要你讲大概，我要你讲这一句话，我要你讲这句话里面的这个代词是代哪个的？这个“它”，这个“这”，是代的哪一部分？它的语法结构是怎样来的？你把这个给我解释出来，那就说明你对这句话懂了，你把握到了康德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的意思，他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东西。这个比较难。当然一般的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。不光是我们中国人，就是那些外国人，他也不一定讲得出来。他可以从旁边、从外面，通过一些介绍性的资料、解读性的资料，然后他说对康德已经把握了，然后对康德加以猛批。但是批来批去，如果你真正是懂康德的，你就会发现，批得完全不在点子上，他没有读懂。所以，我们这个课呢，主要是想着重这一点，就是说给一种读书的方法。我们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，好像到了康德，到了德

国古典哲学，这样一个高层次的哲学，那么我们就应该讨论一些更高的问题了，这些小问题就已经过去了。不是的。我们要从最基层做起，不要厌烦做这些小事情，下这些最初的、最笨的功夫。我们现在要下最笨的功夫。

为什么要下最笨的功夫？我们有了这样一套功夫，你可以说，你读懂了康德的书，你就可以读懂任何西方哲学的书。康德是在西方哲学家里面公认最为晦涩、最为难读的，连德国人都读不懂。德国人说德语，他们都感到非常恐惧。康德的那种德语那简直不是人写出来的，那是天书。一个句子那么长，里面又不说明，那些代词，那些从句，牵连在一起，纠缠在一起，你要把它清理出来，谈何容易。所以我们在读康德的书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它当作一种训练，当作一种工具。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，什么叫严格的训练？严格的训练不是说你知道一些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康德有哪些命题，有哪些观点。严格的训练就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过来，哪怕读得不多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们读一个学期，我们顶多能读个二十多页。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，读到三十页，就是很了不起了，有时候甚至一个学期只能读十多页。我们十几次课嘛，如果算18次课的话，每一次课往往只能读一页多，顶多两页，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下来顶多能读三十页，何况我们一个学期还上不了18次课，有时候还有一些冲突啊，会议啊，外出的任务啊，等等。所以，我们不要求它的进度，我们这学期到底读了多少？不要紧的，我们把它当作训练嘛，你读过了十几页书，你能把康德的这十几页书搞透，你就掌握了一种方法。那么后来的东西你可以自己去举一反三嘛。如果每一个字都要教给你，那这种学生是不可造就的。就是说，我告诉你怎么样读的一种方法，然后把康德的这样一种思维习惯潜移默化地带给你，你以后看到康德的书就不感到恐惧了。我们曾经是这样读过来的，那么我们在面对一个新的文本，我们照此办理。随着你读得越来越多，康德的那些观点，那些细微的思想的纠缠，你了解得越来越透，那么，对康德的整个体系呢，你就有了一个通透的把握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这个读书，也不是说完全是一种词句的分析。我刚才讲了，词句是很重要的，语句是很重要的，他这一句话，这个从句是用来修饰哪个成分的，他这个代词是代哪一部分的，代哪个词的，这个你非要搞清楚。你要囫圇吞枣的话，大致上就是那么回事，那你就等于是白读了。我们要把它搞清楚，我们都学过汉语，我们的汉语语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到了研究生这个阶段，至少我们自己写文章，不应该有病句。当然经常也会发生，那可能主要是因为不注意。你注意地写出来一句话，应该是没有语病的，这个我相信到研究生这个层次了，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那么你看他的书，至少你对于中译本，那么你也就应该有能力去清理它的语法。他这句话，这样理解才通。如果不这样理解的话，那就不通了，这句话就跟前面那句话冲突了。你有这样一种把握能力，就够了。有对汉语语法的把握能力，那就够了。当然我们这个课随时要对照原文，所以我们带着德文本来对照。如果有能看德文的，或者看英文的，也可以。可以对我们的汉译本加以检验。这个汉译本是我和杨祖陶先生两个人合作弄出来的，也花了一些精力，尽量地要符合原文，包括语气，包括他的意思的转折，包括他的思想中很深层次的、很微妙的东西，我们都尽可能地把它表达出来。当然也有表达得不好的地方，甚至于有错误的地方。我们前面读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时候，就有同学检查出有不少的地方还可以表达得更好一些，有不少的地方也有一些错误。我们都在这个本子上——地矫正过来了。在再版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把这个本子更加完善一些。康德这个翻译确实太难了，没有人敢于说他的翻译是最好的，是没有错误的。那是不可能的。你翻译康德，你要说你翻译得没有错误，翻译这么大的量，你说你没有错误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尽量地减少错误。当然迄今为止，我们的这三大批判呢，在国内学术界的反响还是比较好的，就是认为它可以超过以往的那些本子，错误最少。不是没有，但是最少，而且基本上是信得过的。这个信得过体现在不光是传达出了康德的大体的意思，而且传达出来康德在说话时候的那种语气，那种强调重点，

那种转折。特别是有些小词，德文中有些小词，什么“也”啊，“甚至”啊，“然而”啊，“即算”怎么怎么样啊，等等这样一些小词，我们都尽量地把它们表达出来。我们的翻译原则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小词。要把他的语气传达出来，包括虚拟式。我们搞翻译的通常对虚拟式不太重视，汉语的翻译和英文的翻译都不太重视这个虚拟式，但是在康德这里，虚拟式非常重要，你不可忽视。所以首先要把这个语法的逻辑搞清楚，句子要搞清楚。

但是除此而外，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，当然就是在搞清句子和语法的这个基础之上呢，搞懂康德的意思。所谓意思，就是句子背后的东西。如果仅仅是句子，那就是讲分析哲学了。前面有的听众也曾经说过，说邓老师你讲课跟分析哲学讲课好像很有那么点相同的味道，好像是在搞分析哲学，一句句话这么去抠。只有英美分析哲学是这样搞的。当然我不否认，是要有这样的功夫。但是除此而外，要在这些句子底下能够体会康德的原意。怎么体会？那就不能局限于分析。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注重的第二点，我们在读的时候呢，就是要考虑他的背景，考虑他的语境，康德说话的语境。这个是分析哲学不太考虑的。欧洲大陆哲学比较考虑的，特别考虑这些东西，比如言外之意，背后的那个意思，整体性，整体的意思，综合的意思。大陆哲学也可以称之为综合哲学，英美哲学可以称之为分析哲学。但是大陆哲学重视综合，也就是重视一个句子在它的整体思想中的位置。所以我们的这个课呢，在搞清句子的成分结构以外，我们特别重视的就是康德用这个句子所表达出来的他的思想总体。所以牵一发而动全身，我们在讨论一个句子的时候，往往要涉及康德的更大范围内的语境。比如我们在讨论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认识论的时候，我们肯定有时候要涉及他的《实践理性批判》，甚至于《判断力批判》，涉及整个康德哲学的语境。而且经常地要涉及整个康德时代的哲学思潮，也就是休谟、洛克、莱布尼茨，这些背景我们都要涉及。如果你不涉及这些背景，他没有说，你就以为它不存在，就是那些干巴巴

的几个字，几句话，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，你就理解不了了。但是如果你对于比如说近代大陆哲学，近代英美哲学，唯理论和经验论，对这样一个背景，你了如指掌，那么你在读康德的书的时候，你会心有灵犀。就是康德说的这句话，他用的这个词，这个词是休谟的词啊，所以他哪怕不提休谟，你也知道他这句话是针对休谟的。他用的另外一个词是莱布尼茨的术语，他没有提莱布尼茨，你也知道，他这个地方影射的是莱布尼茨。这样一来，你的视野就拓宽了，康德的意思，你就可以在更深层次上面对它加以把握。就是说，他在这里头虽然没有讲，但实际上有一个对手在那里，有一个讨论的对手，有一个论战的对手在那里，他就是用他的这样一句话来批驳比如说莱布尼茨的独断论，比如说休谟的怀疑论。

所以我们在读康德的书之前呢，我们要有准备，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准备，因为我们读过西方哲学史。如果你碰巧没有学过，你现在学还来得及。一边读康德，一边要读至少是近代西方哲学。唯理论和经验论，你要非常地熟悉，包括它们的那些用语。比如说休谟的“习惯”、“联想”，莱布尼茨的“模糊知觉”、“单子”和“前定和谐”，这样一些概念你心里都要有数。当你碰到康德在提及这些概念的时候，你马上想到，这些涉及的是谁。你有这个背景，你对他的理解一下就通了，一点就通了。尽管他绕来绕去，转弯抹角，但是你有了这个背景以后，你就可以把握住。对于康德自己的整个体系也是的，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我们肯定要涉及其他部分。我们前面在读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时候，读到每一处，能够涉及的，我们都涉及康德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整个体系。比如在读他的“先验感性论”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涉及他的知性范畴，涉及他的先验逻辑；在涉及他的知性范畴运用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涉及后面的辩证论、方法论。所以虽然我们只读了十几页，二十几页，但是实际上呢，我们差不多把康德的整个体系陆陆续续地都交代了。很多同学在上了一学期的课以后，或者两学期的课以后，他并不是嫌少，才读了这十几二十页，不是的，他觉得通过这十几二十页的学习，对康德哲学的整体有了一个了解。虽然一

个学期我们连康德的先验感性论都还没有读完,但是我们所讲的涉及整个体系,涉及感性论、先验逻辑、先验方法论、先验辩证论,我们都涉及了,融会贯通于其中。所以我曾经把我的这样一种教学的方式称之为“全息式”的教学方式。因为康德的体系是一个全息式的体系,就是说每一点都反映出全体。每一个观点,你要是揪的话,都可以牵扯到整个体系,甚至于还不仅仅是《纯粹理性批判》这个体系,也涉及《实践理性批判》和《判断力批判》。三大批判的体系其实都可以扯进来,你如果要细究的话。当然你不细究的话,就事论事,那它这句话就是这句话了,就按分析哲学的方式讲过去就完了。但是按照我们这种方式呢,我们不是要达到这样一种目的,这只是它的基础,搞清它的句法结构只是它的基础,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面呢,我们要扩展,要把它后面的那些语境提出来,让大家熟悉。这就是我们教学的方法。总的宗旨是这样的。

那么程序呢,我们以往都是按照这种程序:当然首先大家要对上课的内容有所准备,有所预习,预习了就不至于你到了课堂上临时来读,来想,来思考,而是你有了准备。在课堂上呢,我们就能够免掉很多准备的工夫。我一介入这个问题,我已经预习过的,那么直接进入主题,可以免除很多麻烦,节约很多时间。这是预习。然后我们开始上课呢,首先来找一位同学来读一段,把这一段读下来。读的时候有几个要求,一个是要把重点、把重音读出来。这句话里面,哪个词是重音,你要把这个重音读出来。有时候,你把原文翻译成汉语的时候,它也比较讲究这个东西。就是说,一句话里头,你的重音在哪个词上面,这句话的意思就有所不同。经常有同学拿一句话来问我,说这句话怎么总理解不了。我说你读一下看看。他读了一遍,然后我再读一遍,我给你读一遍,我把重音换一下,他就恍然大悟。你把重点词、重音词换一下,它的意思就出来了。有时候康德在原文里面经常把重点词强调出来,我们在汉译的时候呢,就把它的底下打上重点符号。但是在德文原文里面,不是重点号,它是把一个词排得分开一点,排得稀一点,使它更加醒目。在英文里面呢,经常是

排斜体字。德文里面也有时候用黑体字。但是我们这个里头呢，就用重点符号。有时候重点符号加上黑体字来强调这个重点词。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一个要求是你要把重点词念出来。

再一个就是你要把句号念出来。什么叫把句号念出来呢？就是说，他的这一句话没有完，他的句号还没有到的时候，你读句子的那个语气不要中断，最好是能一口气把那一句话读下来。当然康德的句子有时候太长了，比如说一句话就是半页，读不下来，没有那么长的气，但是也要注意在中间要连上，在换气的时候也要注意把它连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康德的句子的句号是非常重要的。以往的我们的汉译，包括英译，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，经常任意地改变他的句号的位置，增加句号，也就是把他的长句子断掉。一个很长很长的句子，我们觉得不耐烦，翻译的人就把它断掉，断成两句话甚至三句话。但是一断开，问题就出来了。康德的长句子为什么要这么长？并不是说他喜欢长，而是因为那个句子意思没有完呐。你把它一断开，那么这句话就可以独立起来理解了，这句话就跟后面那句话脱离了关系，然后后面那句话也可以独立理解，这就成了两句话，它的意思就变了。而在康德的原文里面呢，他这两句话实际上是一句话，是不能分开的。你这句话没有读完的时候，你就不能够了解到他的真正的意思，必须联系到后面那半句，你才能真正地把握他的意思。中文的一些翻译，往往是从英文那里来的，因为中文译本是从英文那里转译过来的，跟着英国人那种习惯，就是把这些句子翻成一节一节的，然后呢，每一个句子我都可以独立地理解，但是连起来我不知所云，不知道他要说什么。因为后面那半句离开了前面那半句，它的功能就失去了，不知道在干什么了，不知道要表达什么意思了。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康德的句号一个都不能动。你不能在句子中间插句号，你不能把逗号改成句号，不能断开整个句子。康德自己就强调，他说，我的文章看起来非常的麻烦，总是找得到互相冲突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你要从整体上联系地看呢，它是没有矛盾的。只有从整体上

理解,才能真正理解。你如果片断地来理解呢,好像是自相矛盾的,好像是出问题的,但是你整体上理解,是没有矛盾的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比如说,康德经常有这样的句子,说一个词,这个词不是什么什么,但是后面是逗号,他还没有说完,然后有一个从句,就是如果在什么什么情况下。那你把这个中间断开,这个东西不是什么,完了。噢,康德在胡说八道吧,怎么会这样呢?如果你看到这里就完了,然后下面的“如果”,你用另外一个思路,那就不知所云了。所以它们是要联系在一起才能理解的,我们不要害怕这个麻烦,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,这是一个训练。

我们中国人的句子通常是短句子,我们通常在古文里面可以看出来。在汉语文言文里面,没有长句子,都是短句子,所以我们古代的那些文言文,我们来校点的话,都是用圈,圈点嘛。用圈来校点。句号和逗号没有区分。句号、逗号区分是从西方引进来的,我们以往就是在每一个句子结构的后面呢,打一个圈。不知道它是逗号还是句号。我们不知道,我们也不用知道。因为即使是打逗号,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句号。因为我们中国人古汉语句子都是短句子,所以经常遇到麻烦。你究竟把这句话跟下一句话联系起来看,还是孤立起来看,这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。古汉语的解释为什么那么多,那么难以统一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句号和逗号不分。当然更不用说,有时候还有点得不对地方。这个校点是一个很专业性的工作,就是说你对古汉语如果功夫不深的话,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圈应该点在什么地方。所以古汉语的句子是没有长句子的,长句子是从欧化语言里面引进来的,也就是从西方引进来的。一个句子那么长,它的各种结构,有从句,从句里面又套从句,这种结构方式是从西方语言里面引进来的。西方这种语法有个什么好处呢?就是说它适合于表达哲学思想,适合于表达思辨的思想。而中国的古代的古文呢,不适合这样一种逻辑性很强的思想。当然它有它的好处,就是说它重视体验,中国人的短句子比较重视体验,他丢一句话在这里,你要想半天。然后又丢一句话在那里,你又要想半天。然后你自己去融会贯通。他不写

出来的，他写出来就俗了，写出来就麻烦了，写出来就被人钻空子了。他不写出来就显得很高深，显得很玄妙，就够你去体会。

但是我们今天要读康德的书呢，我们要改变一下我们这个习惯。包括很多人读海德格尔的书也是这样，读西方人的书，黑格尔的书，海德格尔的书，很多人都是用中国传统式的读法，就是抓住他一句话，然后在那里冥思苦想，想出很多很多意思出来。然后又抓住他另外一句话，又在那里冥思苦想，当他把一本书读完了以后，他觉得自己有很多很多收获。但是你要他把这些收获讲出来呢，你会发现，往往风马牛不相及。跟黑格尔的意思，跟海德格尔的意思，特别是海德格尔，现在已经讲烂了，海德格尔的那些书，本来就带有一种体验性，于是很多人就把它用读中国哲学传统典籍的那种方式去读，功夫下得很深，有的搞了几年甚至于十几年，但是呢，只是一些他自己的体会，他对于文本并没有真正地解读，以为就是这个意思。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？如果就是这个意思的话，那他在别的地方又说了另外一句话，你怎么样能够贯通起来？所以一般人呢，不太讲究这个文本。有的人翻译了几篇海德格尔的文章给我看，让我对照一下看翻译得怎么样，我给他看了一下，发现他是根据自己的理解，他不管海德格尔语法的表达，特别是那些小词，他根本不管，他就是大致模模糊糊的那个意思，然后把自己所理解的意思写出来，我说这不叫翻译，这叫你的感想，你读了海德格尔以后的感想。这种方式呢，实际上妨碍我们进入到西方哲学文献的文本，是一个很大的妨碍。我们要把这个习惯改过来呢，首先要从对于句子的理解习惯上面改过来。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不能理解长句子，中国人其实聪明人很多的，只要你把注意力放到这方面来，是能够理解的，绝对能够理解，再长的句子也能理解。问题是你耐不耐烦，你有没有这个兴趣。解决一段长句子就像是解开一个包袱一样，里面有无穷的乐趣。要培养这样的兴趣，去解康德的长句子。

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，首先就要培养这样一种习惯，就是说，读他的一句话，我们最好要一口气把它读下来。然后根据一口气读下来的整

体的意思，我们一句一句地解读。所以我们以往所做的第一个程序就是把它读下来，强调重音和强调句子的连贯性。第二个程序呢，就是由我们读的人自己再从头至尾把这一段话解释一下。一句一句地解释。有的人很不习惯，我要他解释，他就说，这段话大致上说了个什么问题，康德的观点是什么。我说这样解释不行，你要一句一句地解释。所谓一句一句地解释，就是你要解释清楚这一句话的逻辑关系，它的代词，它的从句，这个从句是个什么从句，是个定语从句还是个状语从句，它是起什么作用的。你可能不用这些语法上的术语，但是你要明白这个从句、这个子句是起什么作用的，它是用来修饰哪一部分的。你要把这个给我讲出来。然后你连贯地用你自己的话复述一下康德的意思。康德的句子摆在那里，你刚才已经读了，我不要你再读了，我要你用自己的话把康德的这个意思讲一下。他这个代词是讲什么的，是讲的哪个成分，把它复述一下，用你自己的话讲一遍，把他的意思贯通起来。整个这一段话，他是一个什么思路，你在复述的时候，要能够表述得清楚。这是第二个程序。

第三个程序呢，就是我来讲。我把你刚才读的这一段用我的话一句一句地给大家解释一遍，也就是读一句，解释一句，或者读半句解释半句。这样把这段话从头至尾解释一遍。通常我的这一段解释呢，我就把它录了音。第四个程序是我解释完了，大家提问，我来回答。所有在座的都可以提问。当然提问不要太漫无边际，要结合康德的文本，包括背景知识。所有的问题由我回答，也可以由在座的各位回答，有不同意见还可以讨论。问到没有问题了，我们再进行下面的一段。这是我们通常解读的程序，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句读课堂上一直都是这样进行下来的。

前面我把这个课的进行方法的四个程序给大家介绍了一下。不过现在这个课，这学期我们要讲的是《实践理性批判》，我们不再完全按照那个程序来讲了。那样固然对同学们的思维训练很有效，但也很费时间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。严格说来是应该按照上面四个程序来进行的，但是现在我们可能要省去两个环节，只保留我的讲课和最后的提问环节。

讲过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句读课，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，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将康德三大批判全部句读一遍，就连原来省略的部分也要补起来。但是如果按照原来的做法，那么我这一辈子都完不成任务了。但这里仍然有必要把原来所遵照的四步程序给大家讲一下，以便大家知道严格的读书程序应当是怎样的。

《实践理性批判》这是第一个学期，所以在座的同学们是很幸运的，可以从头开始。以往的很多同学都是从中间插进来，一进来就是中间一段，就是《纯粹理性批判》的原理，就是先验逻辑的先验演绎，或者是原理分析的判断论、原理论，或者是二律背反。前面都没有学过，所以往往有时候提的一些问题是前面的问题，当然我也解答，因为他刚来嘛，前面的没听过嘛，也做一个解答。但是，我要求就是你要听这个内容的话呢，你前面至少基本的东西应该有所熟悉，要有一点基础。你完全没有基础，你插进来，那就听不懂了，不知道讲什么。所以，有一些来听的呢，听了一两节课以后就走了。因为他实在听不懂，觉得自己没基础。这个是可以理解的。就是说，你要听这门课，你必须在家里有一些准备，有一些预习，积累一些基本的、常识性的东西，在康德研究领域里面算是常识性的东西，你至少要了解一些。那么，在课堂上的提问呢，你可以不必要把那些常识性的东西都搬出来，要给你重新讲一遍，那就很耽误时间了。我们的进度，特别是上个学期，越来越慢，有很多的原因就是插进来的人太多。懵头懵脑的、对前面没有任何准备的人突然插进来，于是很多东西不懂，就有很多问题不断出现。而以往有准备的那些同学就不耐烦了，就说老师你干嘛每个问题都回答，有些问题太低级了。我说那没办法，既然他要听这个课嘛，总得跟他讲几句了，要照顾全面了。所以进度就越来越慢。虽然我们这个课不讲进度，但还是要求大体上大家的层次有一个一致，不要太参差不齐。否则就没完没了了。所以我们在座的最好把那些基础性的知识呢，首先在家里预习一下。

那么这一次我们的课是从头开始，当然这个从头开始也不是完全从